ART COLLECTION + DESIGN

藝術收藏＋設計

國際中文版 藝術•收藏•設計•建築•生活美學藝術雜誌 162 MAR 2021

The Constructors 顯世錄：境造時代專輯

封面紀事：奈良美智的「心—眼」：表情表現主義的凝視／馬諦斯誕辰 150 年紀念特展

2020 年百大權力榜／名家收藏特別報導／高更的創作與收藏故事／千住博畫中的自然默思

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睡眠：藝術與生活」展／凌菲菲 走沒有人走過的路／藝術家工作室專訪桑火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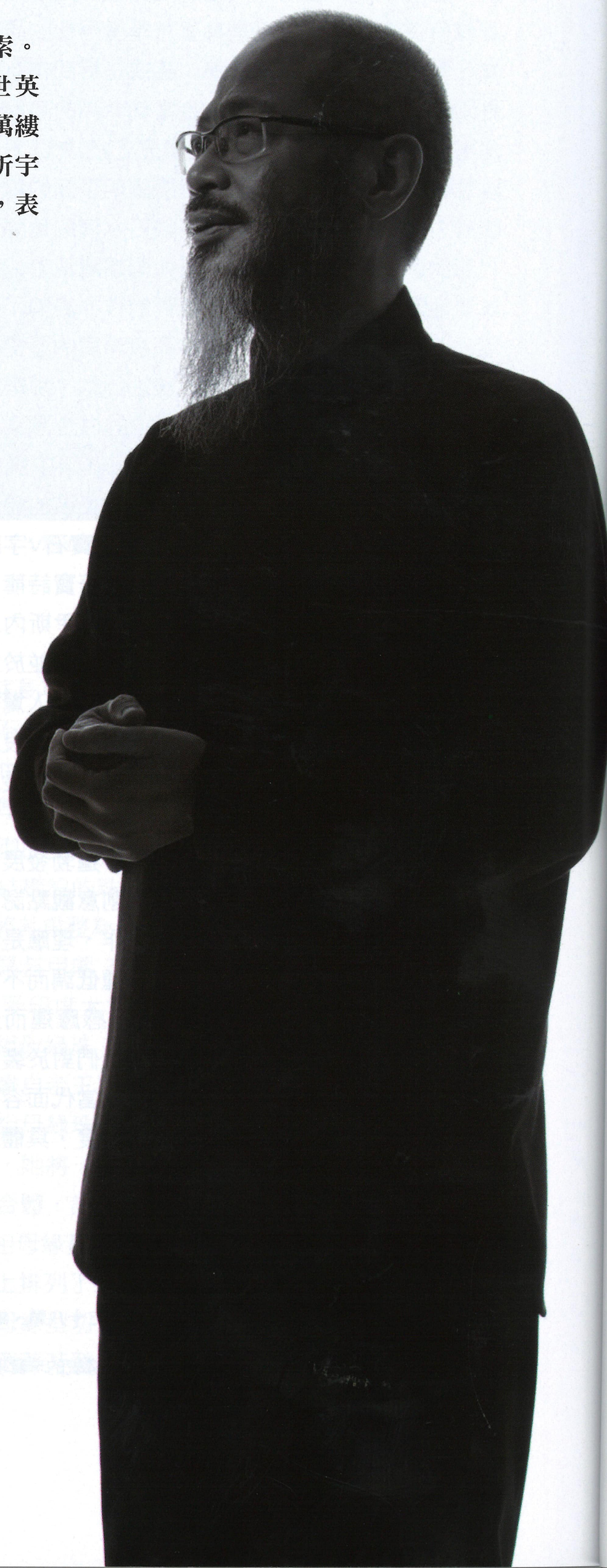
ISSN 1996-4323 NT $220
9 771996 432007 03

穿涉塵世流徙的時光迴影

陳世英以「太空金屬」塑造「鈦坦」宇宙

撰文｜林純雅　圖版提供｜Wallace Chan

生命中的記憶，往往是重塑過去、重構當下和啟建未來的重要線索。歷經逾四十年的學習、思考、掙扎與幻想，珠寶藝術家陳世英（Wallace Chan）於創作中尋索個人的主觀世界與歷史、宇宙之間千絲萬縷的連接，從「小我」、「大我」到「忘我」，其多重向度的創作，解析宇宙與自然的奧祕，它們每一件都是對宇宙的哲學探索，訴述古今故事，表達他對未來的奇思妙想。



陳世英於17歲成立自己的寶石雕刻工作室。1987年，他獨創「世英切割」（Wallace Cut）幻像雕刻法，雕刻原理是以逆向思維為主導，結合精準計算、寶石切割和360度陰雕的技術，創造五面倒影。陳世英還自創雕刻工具，並在水中完成雕刻，避免工具高速旋轉產生的熱度導致寶石崩裂，這種全立體的陰雕在透光的材料上，顯現玄妙的幻覺，充滿原創精神，為他奠定了雕刻大師的地位，一經問世便令珠寶界稱奇，被歐洲珠寶界讚譽為「亞洲雕刻天才」。2001年，繼十年佛教藝術創作歷程後，他為台灣佛光山創作〈釋迦牟尼佛牙舍利寶塔〉。2000年代初期，陳世英完成了六個月的禪修，其間放棄所有家財，還俗後一貧如洗，此後開始用水泥、銅和不鏽鋼等廉價廢棄材料進行藝術創作，主題環繞他對生命、成長、死亡以及人類奮鬥的詰問。 陳世英對多種材料的精研和將材料本身推向極限的慾望，自始至終驅使著他的藝術創作。而後，他以八年的時間進行研究和實驗，將與人體最親和的金屬——鈦金屬應用於珠寶藝術，最終在2007年的巴塞爾珠寶展上，展出以鈦金屬作為高級珠寶結構的一系列作品，其後，更向全球發布相關技術。2011年，為了實踐個人的創作願景，陳世英開始研究陶瓷，一種饒富歷史及文化意義，又富於當代精神的物料。他的研究成果兼具色彩、光澤和力量，名為「世英陶瓷」。

對於享有「珠寶哲學家」稱譽的陳世英而言，身為珠寶藝術創新者的天職，便在於服膺珠寶設計原力的信仰基礎之上，再創新猷，他迄今的眾多創新發明包括：將鈦金屬應用於珠寶創作、世英切割、翡翠切割潤光專利技術、石鑲石工藝、真空妙有，以及比鋼堅硬五倍的世英陶瓷。對陳世英來說，珠寶不只具裝飾美化作用，它是故事的表達，是歷史的載體，是時間的投影，也是實現夢想的途

經。寶石是他的語言，從中翻譯出宇宙的信息。陳世英對藝術、自然、文化、哲學、科技，以及轉變的熱誠投入，推動他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作品，彰顯時代精神，跨越當代珠寶的界限。

身為華人世界首屈一指的珠寶藝術家，陳世英是首位獲大英博物館收藏的當代中國珠寶藝術家，但他在視覺藝術領域的成就卻鮮為人知。近半個世紀以來，陳世英潛心雕刻和雕塑創作，從早期以不透光寶石和透明寶石作為創作材料，從希臘神話、西方童話故事以及民間傳説汲取靈感，到學習西方古典雕塑藝術、深入研習佛教哲學，陳世英發展出了獨特的雕刻和雕塑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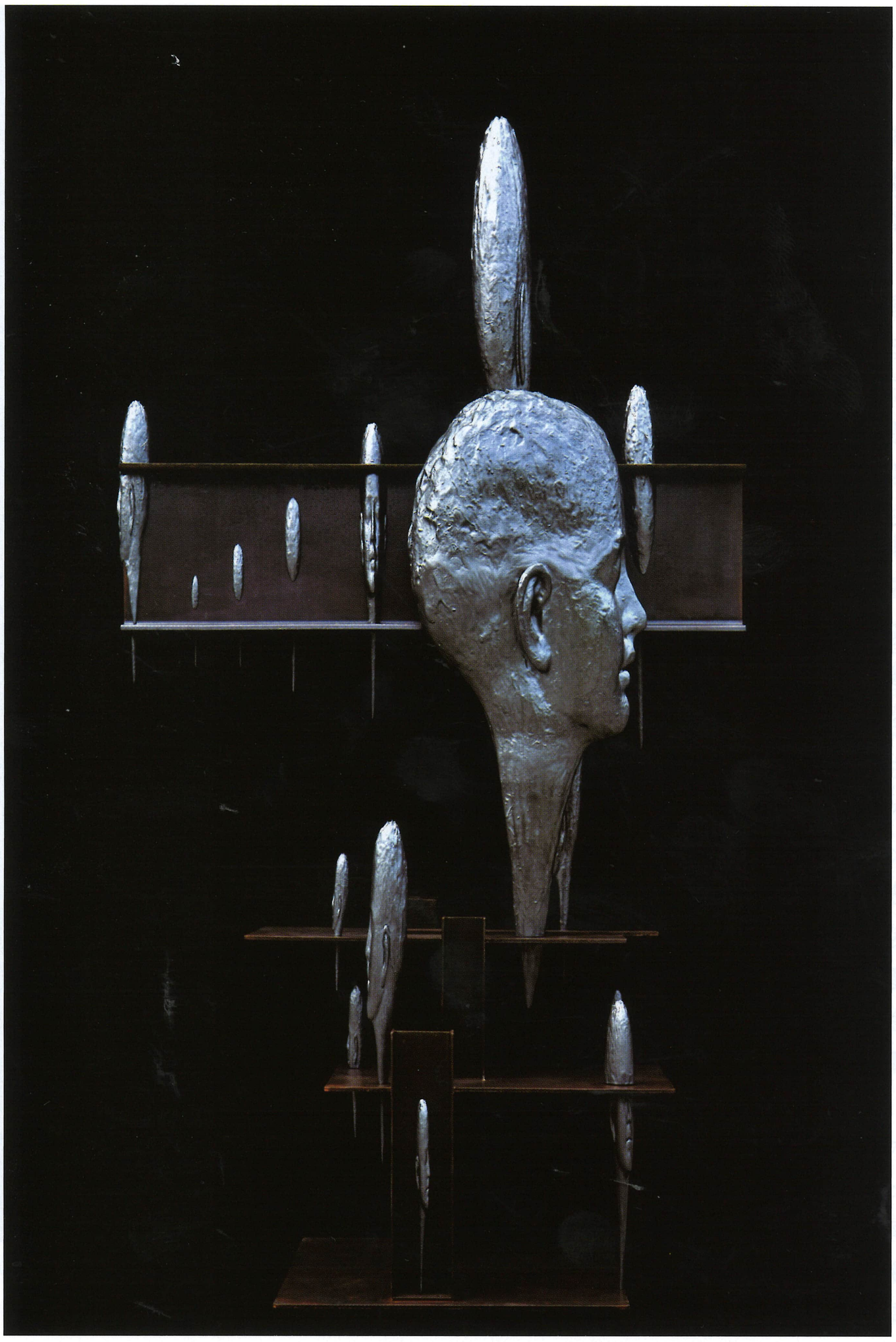
鈦金屬被稱為「太空金屬」，充滿未來主義色彩，是陳世英長期實驗性實踐的物件。鈦金屬是地球上極為堅硬、耐耗和輕盈的金屬，它的命名源於希臘神話中的泰坦族巨人，陳世英創作生涯中的首度大型藝術展覽「鈦坦：物質與時空對話」（TITANS: A dialogue between materials, space and time）即源自於此。鈦金屬主要用於航太科技，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也曾將其運用於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建築外觀，但因成本和複雜的生產工序而少為藝術家所用。因此，陳世英龐大的鈦金屬雕塑系列是激進而空前的，他使用了建模、鑄造、雕刻、焊接和組裝等多重雕刻技術。

「鈦坦：物質與時空對話」將於5月14日在義大利威尼斯大運河畔的15世紀建築馬切洛宮（Fondaco Marcello）揭幕，由英國資深策展人詹姆斯．普特南（James Putnam）策展，展出一系列陳世英以鈦金屬和鐵為材料的雕塑，以及一件由鈦金屬和鏡子組成的沉浸式裝置作品，是對藝術家多年來雕塑與裝置藝術創作的首次梳理，普特南表示：「我曾在大英博物館擔任遠古雕塑的策展人，了解佛教藝術的亙古之美如何影響了陳世英獨特創作風格的發展，而他這次發表的雕塑作品更著眼於未來。如同所有優秀的雕塑家，他對於空間、形態及光影之間的相互作用，具有獨到的思索。陳世英對於表面細節的處理毫不妥協，他在物質雕塑方面的創新實驗，極富啟發。」

威尼斯是16 世紀以來最重要的玻璃與鏡子產地，陳世英在作品中以不鏽鋼鏡面向其靈感之鄉威尼斯的歷史致意。普特南評論道：「陳世英的雕塑及特定場域裝置作品的結合，體現了他對於探索感知以及光的折射的癡迷。將威尼斯水面陽光的反射轉化為創作語境，他如同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一樣，受到威尼斯獨有的『光之感召』。陳世英創造微型和大型雕塑的技巧，造就了他對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之間連結的獨特見解，也因其佛教哲學背景之故，使他的作品成為對於生命、自然和宇宙奧祕的沉思——出於陳世英之手的這些雕塑，可謂『泰坦』的縮影，在神話當中，『泰坦』就是誕生於宇宙、天地間的神靈之子。」

↑陳世英作品〈物質與時間對話之一〉Wallace Chan, A Dialogue between Materials and Time I, 2020. Courtesy of the artist ← 陳世英

星潤萬物，月澤眾生，宇宙作為母體，以其源源不絕的能量，滋養至真、至善、至美的成長。在「鈦坦：物質與時空對話」展覽中，「物質與時間對話」（A Dialogue between Materials and Time）系列大型鈦金屬雕塑作品，藉由將鈦金屬的輕盈、永恆，與鐵的沉重和易腐蝕性並置，展開物質與時間的對話。這些物質指向時間的流逝——鐵最終會生鏽，而鈦金屬不會腐蝕而更接近永恆。這些莊嚴的、半具象的雕塑高達3公尺，中心圖案是擁有深沉而震撼的面部輪廓的巨型頭像，帶有神像般的平和氣質，幾近變形的形狀仿佛雌雄同體，兼具古老氣息和外星生命的跡



陳世英作品〈物質與時間對話之二〉Wallace Chan, A Dialogue between Materials and Time II, 2020. Courtesy of the artist

象。〈物質與空間對話〉（A Dialogue between Materials and Space）限地裝置探索了「非空間」內的空間幻覺，此件作品參照了陳世英於1987年發明的「世英切割」雕刻技法。「世英切割」的靈感源自攝影師使用的多重曝光技術，在全透光的寶石體內，透過雕刻和精算，創造出立體幻覺。寶石的正面呈現五張臉，但只有中間的一張臉是雕刻，兩側的臉都是倒影。同樣，在此次最新的沉浸式裝置藝術中，陳世英利用光和折射創造出獨特的空間效果，讓觀眾與其互動而成為作品的一部份，他表示：「我將鈦金屬與鐵梁並置，並賦予它們臉孔和形狀，使其滿蓄紀念碑般的力量及詩意。」在威尼斯展覽揭幕前的倒數階段，陳世英特別接受《藝術收藏+設計》的獨家專訪，分享展覽的核心概念與焦點所在。

問：你的藝術珠寶作品向來是「微型雕塑」最為精緻完美的演繹，你也曾數度發表裝置性的珠寶雕塑作品。這次「鈦坦：物質與時空對話」展出作品，為何選擇聚焦於鈦金屬與鐵的材質對話？對你而言，首度以鐵進行創作，具有怎樣的意義？而這是否也是你將創作重心由珠寶向大型雕塑與裝置藝術轉向的宣告呢？

陳：這次在威尼斯展出的「物質與時間對話」系列雕塑，是以鈦金屬和鐵梁為媒介，一些作品甚至超過3公尺。將大型雕塑與珠寶加以比較，可說是從微觀步入宏觀。我從1973年成為雕刻學徒以來，從未停下雕塑創作的步調。在日常生活裡，創造力是共通的，而創作者也不應只限於任何一種藝術形式或媒介。珠寶牽涉到寶石、寶石學、寶石切割、鑲嵌等，我在創作大型雕塑的時候，一來，我運用了投入八年時間研究的鈦金屬，將鈦金屬的可塑性納入考量，放到大型雕塑這個命題上。二來，我對雕刻、雕塑的所有經驗，包括陰雕、陽雕、世英切割等，都成為了我與物質和時間對話的方法。同時展出的裝置藝術作品〈物質與空間對話〉，觀眾走進一條黑暗中融入光和色彩的通道，四面是鈦金屬和鏡子組合的作品，參與了物質和空間的對話。

鐵的角色像是一個參照，一個與鈦的對照，我在兩者之間反思時間。另外，鈦金屬和鐵，是兩種不同的性格，鈦金屬是固執而冷漠的，它不愛與其他物質交流，所以它總是保持自我，不易變形也不易生鏽。鐵是開放和熱情的，你要改變它是很容易的，溫度、濕度還有空氣中的其他物質，都很容易讓鐵產生反應，所以它很容易生鏽。鐵的角色是誘導性的，誘導我們探討兩種物質不同的個性、不同的存在。

問：珠寶創作者的身份，是否有助於你在創作雕塑時，對於結構比例的拿捏，有更好的掌握？相較於貴重寶石與鈦金屬這些你已然駕輕就熟的素材，以鐵創作，是否有其難度？將鈦金屬運用於大型的雕塑與裝置藝術創作，是否有更高難度的技巧考驗？不論創作過程的難易，可否與我們分享更多創作過程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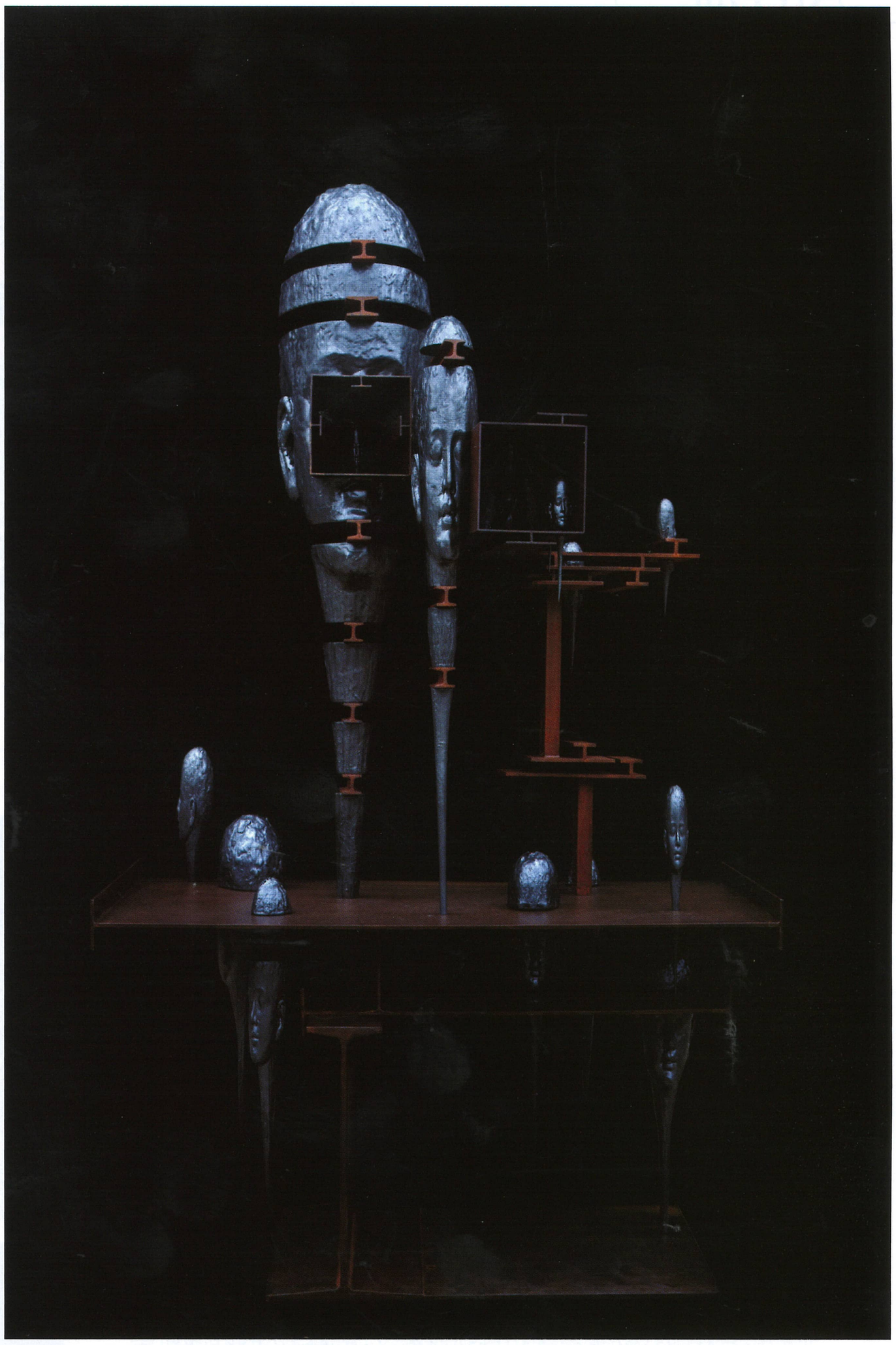
陳：我相信一切的經驗都是互通且互相輸養的，創作者的一生，日日夜夜、一舉一動都是關於創作，生活就是為了

創作，做什麼都是為了創作。我唯一的身分就是一個愛創作的人，有時候我創作珠寶，有時候我創作雕塑，而對雕刻、雕塑、結構、光學、色彩學、物質等方面的認知，也是無時無刻，有用則用。

熟悉我或是我的創作的人都知道，我對鈦金屬有相當特別的情感。經過八年的研究，在2007年，我第一次在巴塞爾展出用鈦金屬創作的蝴蝶，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因為對鈦金屬沒有基本的認知。今天的大型鈦金屬雕塑，對我來說是與鈦金屬這個物質在溝通上的突破，我也希望再一次從新的角度，呈現鈦金屬在藝術上的可塑性。不過，在鈦金屬之前，我也曾使用其他物料進行創作，包括鐵、不鏽鋼、水泥等。有一段時間，我特別想要呈現鐵的氧化過程，因為氧化需要時間，一塊鐵能夠孕育出鏽，印證了時間的推進，隱喻了生命和成長。在創作上，大有大的難度，小也有小的難度，比例的拿捏得宜是必需的，我總是訓練自己要穿梭自如，小裡面有無盡大，大裡面有無盡小，不被大小的觀念所束縛。

問：在眾多藝術家中，哪些藝術家的生命故事、創作精神，對你的創作發展有所啟發？

陳：我喜歡的藝術家有很多，而且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感受。年輕的時候，我認識的第一個藝術家是米開朗基羅，他讓我對雕塑大開眼界，了解到東方的靜態謙和，以及西方的動態力量。引導我在思想上出走的，是達利。超現實主義是我的最愛，尤其是他那些融化的時鐘，令我心動不已。



陳世英作品〈物質與時間對話之五〉Wallace Chan, A Dialogue between Materials and Time V, 2020. Courtesy of the artist

我總是邊走邊學，遇到什麼就學習什麼。我無法將藝術史依照時間軸線認認真真地背誦出來，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由於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我是不懂的，我的美學都是在時空交錯、文化交換下成形。

問：珠寶藝術將遠古的地質作用加以定格，具體捕捉了時間感，創造也定義了歲月的史觀，甚至成為藝術當中的重要篇章。你如何看待透過珠寶創作的感性思維所締造的美學觀點？

陳：我相信藝術是主觀經驗的客觀投射，也是感性與理性的合一。一般人想到珠寶會覺得是浪漫的、華麗的、奢侈的，因為珠寶與美、愛情、永恆、世代相傳等觀念相關。珠寶創作是感性的，一切的創作，如果要走到極致，必是感性的，因為創作者會放棄了所有算計，願意將一生都投入其中，不瘋魔不成活。

但理性在創作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需要理性，創新物料需要理性，研發技術需要理性，理性到一個非理性的地步，我把物質當成自己的孩子去與它溝通，被自創的機械割掉手背上的一塊肉，也寧願不吃止痛藥，用另一隻手接著去創作……。理性的盡頭就是感性，感性的盡頭就是理性。

將一生都奉獻給創作，這是我所理解的浪漫。將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創作，這或許是一個人可以做到最奢侈的一件事。我追求宇宙的大美、大愛、永恆，幻想有一天，我不在了，我的作品仍然可以反映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的氣息，成為生命的證據。